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四

同治四年乙丑七月甲子伊犂將軍明緒奏俄兵難經等
屢次派員往備奈該國總以並未奉我國

皇上諭旨向伊借兵為詞等察其情形若無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之文該國恐不肯前來助加惟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速給該國行文催借俄兵迅
即前來伊犂會同剿賊以冀及早蕪事仰慰

聖主西顧之虞惟關內之兵久無音耗且餉需窘急派員迎提迄
無確信盼兵待餉焦灼萬狀惟有懇懇

皇上天恩飭下科布多參贊大臣如有解到餉銀無論多少概行

借由俄國邊卡道路轉解伊犁以救倒懸之急

明緒又奏再等因伊犁城圍緊急借助俄國兵力實屬萬不得已之舉曾經兩次行文西悉畢爾衙門至今未接回信又三次派委已革主事薩碧克親至阿勒瑪圖地方會晤該國管理兵丁之使臣江達拉里情文一切均極契洽即兩次遣官前來伊犁彼此接見皆甚歡悅刻下盼望援兵甚急總未見該國遣兵來臨茲據江達拉里來咨述及內地撥給伊犁餉銀現存科布多已遣人代為前往迎提並願代付腳價所有託其代遞摺件亦經遣人由邊卡齎送並稱為去年在塔爾巴哈台因分地界比從前為和好

至提及借兵之事。則云我們國王若早為應允。彼時早已將兵發了。我們屬下官員。若無國王指飭。不敢派兵。

貴國

皇上並未向我們要兵。我們豈敢離去。前次來字。業已奏明我們國王。至今尚未接到旨意。各等語。查前次照會。曾告以借兵情由。早經入奏。恐中途梗阻。以致遲報展轉。再由京都轉致貴國。難免時日稽遲。總未見其照覆。察其情形。使臣帶兵在外。一切儘可專主施行。即彼此晤面交談。亦覺十分近情。極口允諾。及至行文。則抑揚其詞。或云未見

諭旨借兵。或云國王未曾指飭。均未便施行。種種觀望。無從揣測。

惟伊犁待援甚急。實難久守。惟有仰懇

天恩。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致俄國。住京公使。行文西志畢爾衙門。諭以大義。既稱和好。便切同仇。務卽迅速發兵前來伊犁。會同勦賊。不勝企盼之至。

乙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六月十三日具奏。遵議伊犁將軍明燾。向俄國假道運餉。及借兵助勦。摺內聲明。俄使於臣等面屬中國官民。向該國購買應需物件。務要相助。且勿令賣給回匪軍械火藥等件。並假道運餉一節。無不極口應承。獨於借兵助勦之事。情詞閃避。難保非俟表之降心相求。以便其乘機挾制之計。若遽

給以照會恐與外間情形隔閡辦理來差難為轉圜地步
等因並聲明仍與往來接晤有機即乘如將來須用照會
再由臣等察看情形酌量辦理在案臣等因查該將軍疊
次奏報內稱接俄國帶兵官雅耶拉爾等來文有借兵救
援之事已經該國主應承特因文內並未提及接京都回
信之語故兵到稍緩等語該將軍覆文告以早經入奏是
借兵助剿該國主將惟該使之言是聽且既告以早經入
奏諒該使久已備知其究竟能否遣兵助剿及事後有無
要挾自當先向詢問再行覈辦因於十七日賚使使時先
向伊致謝假道運餉及允購買槍礮接濟軍食並禁止濟

匪各節。遂乘機與言伊犁被賊情形。該將軍欲商借俄兵助剿。現接該國帶兵官來文內稱。已經該國主應允。不知弁兵何日可到等語。該使遂備述該國邊界現在多事。甚以為難。且言該帶兵官來文未可深信。伊並未接該國主之命。雖未明言不允。意實十分推諉。臣等設法開導。如兩國相交最久。情誼最深。及唇齒相依。事關兩國利害等詞。暨此外凡有可以款動其意者。無不再三婉商。往復辯論。該公使總無一切實語。向答覆。臣等以借兵之舉。後患本多。防不勝防。該使既係刁難不允。自未便過於相強。因趁勢撤開此層。復與商借該國精利火器。並熟習火器弁兵。

數名如從前恰克圖教演槍礮之事如英國戈登在上海
事以期藉示牢籠不至為回匪所勾結該使仍語涉兩歧
不能定議臣等恐其口說無憑即於次日將逐層函致該
使屬其見覆以為應與不應之據二十四日據該使函覆
購買槍礮等情即轉行該國照辦其餘各事未便豫定並
仍懸敘該國邊界土產不豐及彈壓哈薩克現與浩罕興
戎並防堵喀什噶爾各實在情形未言中國所欲苟為該
國所能宜無不允惟刻下疆困情形最宜善處方妥僅有
冒失恐生意外之變更以境地比鄰尤覺乘隙易起等語
既未指明如何善處措詞極為籠統又未將冒失二字指

明何事。其是否謂中國之借兵為冒失。抑或謂該國之許借為冒失。均未可定。僕以冒失為中國之借兵。將來如不能善處。致生意外之變。該使先行道破。即可不任其咎。若以冒失為指該國之許借。則其不肯相借之意。已在言外。乃終不肯明言。故作囿囿語。使人不可捉摸。日後面面皆可自占地步。臣等前日所以不肯遽用照會。原深知此事極為難處。非確有把握。未敢輕舉。致貽將來無窮遺患。今該使轉先揭破。恐生意外變更一層。雖泛論各事。並未專指借兵。其處心積慮。已可概見。幸臣等給與信內。業將此層撇開。不至為所藉口。至能否如恰克圖教演槍礮。及

戈登在上海故事各層。該使既稱候接該國覆文。再行奉告。自應靜候該使的確信息。妥為酌辦。相應請

旨飭下明緒等體察情形。權衡輕重。如該將軍前借俄國官兵青來時。須豫籌善處之法。如不肯來。即查照臣衙門給該使信函。行文俄國邊界官。商辦購買槍礮。及除欠軍需兩層。略為資藉。現在塔城圍解。道路漸通。伊犁又疊獲勝仗。軍威自當漸振。能不再向俄國借兵。固屬甚善。萬一弁兵因賊眾表窳。不免氣餒膽怯。切勿漏言俄兵不來之信。須宜揚俄兵即日前來助剿。以壯聲勢。一面激勵軍心。鼓舞士氣。晚以爾等身家。世世蒙

皇上養養之恩。自當竭力報效。及時建功。若能不待俄兵到。已
經蒞流回匪。則爾等得成全功。

朝廷之賞更隆。並可誇耀鄰邦。永享安樂。庶弁兵加倍奮興。
踴躍爭先矣。

給俄國使臣良嘎哩信函

本大臣等昨赴貴館。面謝貴國允借臺站運餉送信一事。
該及伊犁將軍等。如向貴國有購買精利槍礮等件。及接
濟一切食物。僅餉需不足。貴國邊界官設法暫為賒欠。俟
餉到清還等事。並禁止邊界民人。勿令賣與賊匪槍礮食
物各件。均已承貴大臣慨允照行。足見誼敦和睦。尤為可

俄本大臣不勝欣謝。至西疆等處被賊竄擾情形。該處將
軍等意欲商借貴國兵丁幫助勦賊等事。本王大臣等亦
不欲強責貴國以所難。惟貴國如能暫借精利火器若干。並
熟習火器兵弁數員。名幫同施放槍礮。或仿從前恰克圖
代為教引兵丁習用火器各法。如英國戈總兵在上海故
事。是否可行。卽希貴大臣裁定。詳酌覆知。

俄國倭良嘎哩來函

敬覆者。接奉來函。論及伊犁將軍等。如向本國購買槍礮
及接濟軍食等情。本大臣為敦和誼起見。據此卽行轉知
本國照辦矣。並查西疆境地。距京萬遠。該處情形。未能詳

細周知。瑛章所言各事。其中何事可行。何事難行。本大臣
未便豫定。且貴王大臣亦無不知。本國該處人煙稀少。土
產不豐。向來軍營馬步各隊。就近頗難供給。一切需用。均
由內地二千餘里郊外源源接濟。况該處遊牧哈薩克等
人。習尚回教。素非善良。現經

貴國西疆各處變亂。伊等係屬同教。難免勾串生事。在在彈
壓均關緊要。又值本國現與浩罕興兵。不時添兵前往助
戰。加以喀什噶爾地方極亂。該處毗連境地均須加意防
堵。兩國和好多年。凡貴王大臣所欲者。苟為本國所能行
宜無不允。惟刻下疆圍情形。最宜善處方妥。懷有冒失。恐

生意外之變。要○以境地比鄰。尤覺乘隙易起也。容俟接到本國覆文。再行奉告。

恭親王等又奏。再正在繕摺附。俄國公使倭良嘎哩來署。臣等因現在復由俄館遞到伊犁奏報文件內。仍有借兵之說。當經復向申說。據稱俄國凡有可以相幫中國者。無不盡心幫助。即如本年哈薩克兵一股。欲助回人侵犯

貴國邊界。俄國邊界官兵向伊攔阻被執。俄國即派兵將哈薩克帶兵頭人擊交刑部。即此可為盡心幫助中國之證。至如借兵一節。前已有信奉覆。想應賜覽等因。臣等查前信所言。係以接到該國覆文再行奉告。為歸宿。自應仍前

靜候該使確信酌辦

恭親王等又奏。同治四年六月十一日。據總稅務司赫德呈稱。疊奉劄飭。准福州將軍英桂。閩浙總督左宗棠。報稱漳南一帶。盤獲通賊哨船。生擒長髮賊及洋人三名。又在海門山港。獲濟賊船隻洋人五名。經稅務司美理登會議定罪。並赴漳營借車輪開花礮。又遣洋兵助剿。奉

旨賞給美理登等功牌一面。大荷包一對。小刀一把。火鍊一把。緞四卷。仍令在廈門會同辦事。藉資得加。又以廈門稅務司休士。幫同查緝通賊洋人。查獲濟匪古董輪船。復奉

諭旨嘉獎。剴飭轉行。又代理廈門關稅務司巴德。訪聞投賊之白

亦去乘美國船兩隻進口。派幫辦揭謀。并手羅士。將其拏獲。經通商大臣李鴻章奏奉

上諭。給予功牌。以示鼓勵等因。在案。除遵劉恭錄轉行各該稅務司一體欽遵外。合先具文。代為恭謝。

天恩。再美理登休士。均經請假回國。嗣奉到行接准閩省各憲會。將該稅務司暫留三月。查該稅務司均於未經奉到之先。業經起程回國。合併聲明等因前來。臣等伏查該稅務司等幫同勦賊。信義堪嘉。今總稅務司赫德。以該稅務司美理登等感荷

鴻恩。呈請代申謝悃。覈其所呈。實出至誠。理合附片具奏。

御批知道了。

暫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李鴻章奏。福州將軍英桂等。前奏緝獲通賊洋人。並獲獲古董輪船入官。請將稅務司等獎勵一案。經總理衙門議覆。查明福州稅務司美理答。親赴軍營。撥借洋兵炸礮。隨同勦賊。尤為出力。請

旨賞給頭等金功牌一面。大荷包一對。小刀一把。火鐮一把。紬緞數卷。於同治四年五月二十日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行知到。臣遵卽轉飭蘇松太道照造製辦。茲據該道丁日昌備就一兩四錢重中嵌珊瑚一等金功牌一面。大荷包一對。小刀一把。火鐮一把。紬緞四卷。配裝呈驗。所需

價值在於洋稅項下覈實支銷將所給物件作為庫中

頒發由臣咨送福建撫臣徐宗幹會同英桂左宗棠等宣示

諭旨轉給美理登祇領以示寵異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丙寅

諭軍機大臣等明緒奏餉需艱窘請飭科布多參贊大臣如有餉
項解到無論多少迅借由俄國邊卡轉解伊犁等語前據廣鳳
等奏已將伊犁餉銀五萬兩交伊犁委員三音布等於閏五月
十六日起運由俄國臺站轉解回伊犁惟現在該城軍務緊急需
餉甚繁一切支應刻不容緩著廣鳳奎昌嗣後遇有解到科城

之伊犁餉銀。無論多少。陸續知照伊犁委員。解由俄國邊卡轉遞。務期隨到隨解。無誤急需。

又

諭。明緒奏。借俄兵勦賊。兩次行文西悉畢爾衙門。據江達拉里來咨。抑揚其詞。種種觀望。請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諭以大義等語。借兵相助一節。前據明緒奏到。即經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告知該國住京公使。妥商辦理。昨據該衙門奏稱。連日與俄使晤商。並往來函覆情形。該使以該國邊界多事。意甚為難。雖未明言不允。而推諉之情。已在言外。是借兵一事。都中辦理殊無把握。且利害相等。後患亦不可不防。自未便過於相強。明

緒辦。尚能實心。如能就近與西志畢爾衙門相商。通融辦理。朝廷亦不為遙制。該使函內既有購買槍礮等情。及中國所欲。苟為該國所能宜無不允等語。明緒惟當斟酌情形。相機商辦。如借兵一節。始終不肯允行。或向其購買槍礮糧石。即餉銀不敷分用。亦可商酌賒辦。該公使亦以為可據云。已函致該邊界官矣。諸凡能稍資其力。均可為目前戰守之助。惟俄國不肯借兵一節。明緒等切不可漏言。總須以俄兵即日前來揚言於眾。以壯我軍之氣。其哈薩克助逆為患。俄國已將其帶兵頭人拏去。正可因勢利導。俾其力除此股匪徒。與伊犁亦不無裨益。並著明緒妥為籌辦。至所稱拏去之哈薩克頭人。是否即係韓坦。

著明緒設法查明具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一件。片一件。給
俄使信函並覆函各一件。均著鈔給閱看。

丁卯署貴州巡撫張亮基奏。竊興義府回匪倡亂已久。自
同治元年徐之銘兼署總督之時。行文諭令安義鎮總兵
趙德昌等停兵議撫。該回匪遂與府屬苗匪神匪聯為一
氣。乘機襲踞興義府城。致附近之廳州縣相繼淪陷。臣到
任後。經營兩載。甫將興義府。普安廳。普安。安南。興義等縣
各城次第攻克。其未經收復之貞豐州。新城縣。玉汛城。兩
處。踞匪震懾軍威。亦俱氣奪。三年十一月。署興義
府知府孫清。著興義縣知縣陳聘。著普安廳同知錢

塘署安義鎮左營遊擊劉鴻魁等集練大舉正圖分路進
規適法國主教胡縛理欲廣其教屢向督臣與臣言及教
然以招撫新城貞豐回匪自任督臣再四籌商值此鈎匱
糧缺用兵不易該回果能就撫固可省費息民否則再議
進征於事亦無窒礙且胡縛理志切澄清名正言順尤不
得不勉徇所請以遂其向義之忱詎十二月間胡縛理派
令司鐸任國柱先赴新城該回首金萬思張定中等即將
任國柱明則款待暗則扣留以為要挾之具勒令函致孫
清彥等撤回各路兵勇迨兵勇有撤該回匪等潛令匪黨
及大股苗匪分擾興義縣屬交那高補董雨章魯土場等

處大肆焚掠。並將孫清彥派往新城為任國柱齎信之圖。首王永安殺斃孫清彥。陳聘儒紛紛具稟前來。臣已知撫局之不可恃。極思變計攻圖。無如任國柱惑於該回匪之甘言媚詞。屢次來信。總云撫事可成。胡縛理又因有任國柱先入之言。暨云撫局可恃。督臣向在粵中。與各國洋人交涉事件。咸以誠信相孚。不識回情狡黠。遂亦信之不疑。而臣於該文武來稟。仍量次批飭相機防範。必其真心效順。方可招撫。該文武迄以恐礙撫局。未敢輕舉妄動。本年正月間。督臣又商派因公來黔之雲南回弁合國書。楊坤暨貴州候補知縣袁濬。紳士易廷尚。往與任國柱會商辦

理合圍安陽坤○先進新城○袁濟○易廷尚○沿途為新城匪黨
所阻○住紮距新城八十里之必克營○適署安義鎮中營遊
擊上年反正之回日馬忠○於正月二十六日○接獲金萬照
等密信○勸其助逆抗官○情願奉為五屬總元帥○其間語多
違悖○馬忠激於義憤○告知孫清彥○刻即會同親督各鄉團
練○欲興問罪之師○金萬照等聞風驚懼○始將袁濟○易廷尚
延接入城○並將任國柱送至興郡○三月初七日○據袁濟稟
稱○新城人心未定○金萬照與任國柱等所定章程○漢民並
未與聞○其苗匪種匪○亦有不願投誠之意○三月十二日○又
據合圍安陽楊坤○袁濟稟稱○金萬照於二月二十八日○飭令

頭目晚諭三教人氏。華髮受撫。其一切章程如何。與漢民
會議。同夥之苗匪。種匪。是否一律輸誠。案內均未聲報。五
月二十一日。續據孫清彥稟稱。該回匪等至今並未薙髮。
合國安來。即欲令孫清彥。馬忠。親往撫諭。孫清彥等允諾。
合國安復先往開導。該回匪仍未應承。合國安遂於四月
二十八日。自新起程旋漢。現在任國柱既已來郡。不能再
往等語。細叢各該文武先後所報情節。多屬支離。撫事似
難了局。新城一處。既無把握。貞豐之匪。甘心叛逆。更屬曠
悍難馴。迄今杳無消息。乃胡縛理等。猶執迷不悟。故該回
匪等。借其勢力。陽託於就撫之名。包藏禍心。以驅除異己。

意愈險而計亦愈工。如孫清彥、錢璣、勇於勦、素為匪所惑、因而勾結奸民、媒擊其短、恣通任國柱信、致胡縛理在督臣及臣處竭力傾軋。於孫清彥則言其阻撓撫局、於錢璣則言其醜詆伊教、督臣即欲一併撤換。臣以錢璣在善安廳深得民心、无地方安危所繫、是以商明督臣、僅將孫清彥撤任、嗣胡縛理送聞、任國柱致書、又言署安義鎮左營遊擊劉鴻魁、縱練殺斃教民等情。督臣復商之於臣、欲將劉鴻魁撤省。臣因劉鴻魁亦係禦侮之才、且恐事有未確、覆以暫行從緩。旋據署新義縣知縣陳時儒稟稱、三月初間、任國柱由新城來縣、住宿萬屯地方、劉鴻魁因探

報新城回匪張老滿等率黨數百在鄉滋擾派練防堵則
有之實無殺斃教民之事該教民等亦未能指其被殺者
為何人乃胡鐸理等吶吶不休必欲去之而後已督臣因
又商之於臣將劉鴻魁撤任遺缺卽檄委甫經招撫之新
城回首張定中署理詎閏五月二十五日忽據陳聘儒以
劉鴻魁前赴擇鮮汛布置江防旋被署擇鮮汛守備李鳳
才署魯布革把總張開書於閏五月初十日主使民人何
明志曹品將劉鴻魁殺害所部練丁已交其弟劉富禮督
行管帶等情稟報前次臣卽函商督臣查辦旋准覆稱係
督臣密飭馬忠設法除之因恐漏洩所以未經知會等語

臣接聞之下始知原委。六月初四日。又據張定中稟稱。閏五月初十日。奉到委牌。擇期接篆。先派兵丁杜老名。胡起發。前往興義縣張貼告示。適在劉鴻魁被殺之後。該處團首薛小二。呂調陽等。欲令劉鴻魁之弟劉富禮接署遊篆。將其告示搗毀。並欲將杜老名等捆縛殺卻。經署知縣陳聘儒講情釋放。令其回稟張定中。不必前來等語。查劉鴻魁本係興義縣團首。上年克復興義府縣各城。最為出力。經臣與督臣保奏。奉

旨免升千把總。以守備補用。該弁權魯無知。不無恃功驕滿。固有取死之道。第

王章其在自應提訊確情明正典刑豈可授人以柄况其所稱
劣蹟多係護口中傷皁白未分遽使駢首知者固以為劉
鴻魁死於官死於法而非死於民死於回不知者且將藉
口於官之虐漢助回用回殺漢甚謂與洋人合者則生不
合則死尤慮好事之徒從而造言回既可以殺漢漢亦可
以殺回眾皆羣疑何以定民心而防民口該國首等不容
張定中接署遊擊篆係其不平之氣業經顯露端倪此中
探縱抑揚殊難措手當茲寇盜未平人心思亂故機一起
枝節叢生滇省刁風不免再見於今即伏思田興恕因教
民之案辦理不善致煩

宵旰焦勞。臣抵任以來。懲前毖後。卽與胡縛理等隨時覈緝。設法
羈縻。以期仰副

聖主柔遠之意。臣因洋務生疏。而督臣係奉

特旨專辦之員。且素為洋人所信服。是以遇有牽涉教民事件。悉

由督臣為政。從未敢獨出己見。稍涉意氣之私。督臣才識

遠勝於臣。與臣共事兩年。並無枘鑿。卽與胡縛理等往來。

亦無齟齬之嫌。自傳教之禁弛。而習教之人日多。往往小

民因有犯案。始行入教。一經入教。拘提每難。弋獲。以故無

賴之輩。趨之若鶩。人人恃為護符。甚至官場入教者。亦不

乏人。凡教民中之緣事犯法者。胡縛理偶有請託。多所遷

詭臣亦不與之為難。惟撫回之謀。在督臣。但務推心置腹。在胡鐸理等。止知以己度人。既悉於奸民鬼域之謀。又昧於回匪犬羊之性。故事事為其所賣。卽處處為其所愚。今撫局尚屬懸虛。而先為去其所忌。奸人愈形得計。匪棍因而效尤。從此由漸而入。積小致鉅。舉興義一郡。善安一廳之賊。將能盡草薶而禽獮之。然後肆行無忌。將以遂其蠶食之謀。無論撫局不能遽成。卽就此敷衍了事。而尾大不掉。該府廳州縣。必致與滇省同出一轍。其害伊于胡底。况興義府屬漢民。與貞豐新城之回。勢不兩立。今因胡鐸理等倡為撫議。令其休兵罷戰。漢民業已違歸。而回匪仍復

負隅該漢民等羣情洶洶愈覺忿填胸臆設因撒練之故
回匪乘虛肆虐則興義五屬善安一廡之德萬生靈皆歸
咎於胡縛理等偏執撫議之非必將以白刃相向萬一釀
成釁端不獨貽誤地方抑亦非保衛遠人之策臣晝夜焦
思罔知所措病勢日甚未始不半由於此本擬及早奏

聞因慮事機宣露又啟猜疑田興恕前事非遙何敢再蹈覆轍迨
接聞孫清彥陳聘儒所呈新城回氏尚未薙髮並劉鴻魁
被戕各稟竊恐禍機之伏深慮邊釁之開亟須杜漸防微
為曲突徙薪之計臣前在雲貴總督任內力主勦議屢從
從權辦撫而回教於臣終屬銜之刺骨一切究形隔闕故

徐之銘得以來聞構煽。又復變壞撫局。致臣憂憤成病。不
得已而以疾却。今黔省回情。既如此叵測。胡縛理等以臣
於此事。每多面從心違。未能事事曲徇。晤面雖尚和協。而
臭味殊覺差池。種種貌合神離。積久恐難共處。現在督臣
又將赴滇。以臣之才。如斷難調停中立。事關中外大局。臣
實智盡能索。自難受。

息最重。不得不披肝瀝膽。據實密陳。稍免欺罔之愆。但其中語多
妨礙。仰乞

聖主俯將此摺留中。免致洋人聞而疑忌。又起波瀾。惟有籲懇
密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婉致法國公使。知會該主教胡縛理等。

副後務須遵照和約。不得預聞地方公事。及勸撫事宜。遇
有人教之人。須令出具蓋無違犯事故切結。方准入教。或
按月。或按季。彙冊照會督撫衙門。轉行地方官立案。入教
之後。倘有犯法爭訟之事。悉聽地方官與平民一體辦理。
一面照例拘傳。一面移會該主教知照。庶章程更為周密。
法度悉秉持平。在該主教等藉與官民永遠相安。不至釀
怨招禍。而紓邊懷遠。亦可稍紓。

聖主南顧之憂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

戊辰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竊才由山東回

津後旋據比利時國使臣金德初次呈遞照會內有同治二年該國所派使臣已禮古與前上海通商大臣薛燾會議條約數款未將兩國通商章程並各等事詳細敘明茲特派該使臣前來會同商議按照各國已定條約再行約定並請據情轉奏候

旨施行等語查該國條約業於同治二年在上海議定應行定期互換此次全使突如其來請為再行酌議雖因通商章程前次未經詳細敘明然亦未敢輕以相許致啟他國效尤之漸當覆以照會內稱條約早經議定非比初次來未立約之國可以據情具奏從前立約時原因包使臣係奉

有全權之命。可以便宜行事。即可永遠遵守。是以與之定議。且彼此公同商酌。毫無勉强。僕有不妥善之處。包使臣豈肯依允。可見所定和約。足致其美。無庸更改。今來文未將前定條約。應再行酌改。其各當歸何人之處。切實聲明。不敢冒昧入奏等語。俾知嚴為拒絕。以挫其狡誦之謀。使其自知認咎。昨又據該使照會。備述包禮士所議之約。於通商事宜。毫未陳明。以致該國商民商船。欲知通商各件。或准或禁。無憑查考。現派該使前來。從新定議。以期兩國永敦和好。商民商船。各獲保安等語。仍懇請代為轉奏。前來。詳加覆覈。此次該使臣所呈照會。內稱各節。已自認

為包使之啓措詞尚屬恭順是該使業已屈服既據一再懇請理合恭摺具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比利時國使臣金德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同治二年間我大君主因欲彼此兩國永
敦和好定約通商期臻妥善前派本國欽差大臣包入華
經

貴國

欽差大臣薛會議條約惜因所議數款未將兩國通商章程並各
等事宜詳細敘明實與向有各國所辦成章相前表大君

主深願按照常規。永臻協和。實見難致其美。是以未即允准。故復特畀本大臣便宜行事之權。來華會同。

貴國

大皇帝所派

欽差大臣商議。按照各國已定條約。再行酌定。本大臣奉此。於閏五月三十日抵津。聞貴大臣因公外出。現知業已旋津。理合備文照會。希代為據情轉奏。候

旨施行。為此照會。

給比利時國使臣金德照覆

為照覆事。按准貴大臣照會。內稱同治二年。本國欽差大

臣包入華會議條約未將通商章程並各等事宜詳細敘明等因准此本大臣查貴國條約早經議定非比丹麻西洋各國初次來求立約本大臣接到照會可以據情具奏從前韓大臣與包大臣議約時原因包大臣係奉貴國全權之命可以便宜行事即可永遠遵守是以與之定議且彼此公司商酌毫無勉強僅有不妥善之處包大臣豈肯依允可見所定和約足致其美無庸更改今貴大臣照會僅泛言與成章程相背並未將前定條約應再行的改其咎當歸何人之處切實聲明本大臣更不敢冒昧入奏為此

照德

比利時國使臣金德第二次照會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來文。內開從前薛大臣。包大臣。議約時。彼此共同商酌。毫無勉强。僅有不妥善之處。包大臣。豈肯依允。可見所定和約。足致其美。無庸更改等語。本大臣。查本國前派大臣。包來華定約。命以各國向定條約。將本屬官民應得之優待。應守之章程。更有商船商民各等事宜。詳細開陳。議定和約。通商各款。總須按照各國成章。為案。如此定章。方謂通商條約。詎包大臣所議之約。於此等通商事宜。毫未陳明。以致本國商民商船。欲知悉通商各件。或准或禁。無憑查考。包大臣出境時。既奉上諭。准承

便宜行事之權。內示定約必照各國前定約款。方與諭意全相符合。可知包大臣實屬顯達。諭旨誤辦。是以回奏時。不惟未蒙批准。且立時調撤回國。茲我大君主深信。

貴國

大皇帝公正為懷。刻即復行特簡本大臣前來。仿照各國已定條約章程。從新定議。以期兩國永敦和好。商民商船各獲保安。希將進華之意。代為轉奏。伏乞

聖鑒施行。為此照覆。

庚子閏浙總督左宗棠。署兩江總督李鴻章。浙江巡撫馬新貽。奏竊漳州拏獲投賊洋人白齊文等三犯。前經臣

鴻章附片奏明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以該犯罪不容誅。普行嚴密監禁。聽候嚴辦在案。該犯被獲後。卽解往福州省城監禁。嗣有解蘇收審之議。當由閩省派委千總賀光泰。把總任尚勝。隨帶護勇。管解洋犯白齊文。克令。細仔三名。於五月初八日由閩起程。行至江山縣清湖地方。把總任尚勝因感冒病故。卽由千總賀光泰。率同護勇等押解前進。臣鴻章先尚未接准咨會。臣新貽於閏五月十六接據署蘭谿縣知縣江紹華稟稱。閏五月初三日。准龍游縣兵役護送福建委弁千總賀光泰。帶同護勇十名。押解外國人犯白齊

文克令。細仔三名。遇難。當經照例分別點驗。加派兵役雇
船轉解。以天氣炎熱。人數眾多。添撥幫船一隻。分坐前遮。
於初四日黎明。一齊開船。解赴下站去後。詎於是日午刻。
據長解護勇唐聚泰等四縣報稱。行至蘇城二十五里匯
頭灘地。其時東南風正。灘高溜急。水勢旋揚。又值大
水之後。更加洶涌。犯船甫經下灘。忽被風水掀翻。全身覆
溺。同行幫船。被水溜下。趕救不及。咸經就地居民漁船趕
往。救得護勇兵役九人。所有買千總及外國人犯白齊文
克令。細仔。與護勇兵役船戶共十三人。同時隨流飄溺。當
趕撥船役分頭撈覓。卽於灘下河岸並石壩邊及施家灘

等先後撈獲白齊文克令細仔屍身分別驗明給棺封識
續於濰河下流各處覓得護勇陳福堂營兵王以芹縣役
胡福並千總賀光泰各屍身分驗明確經臣新貽委員馳
往查明屬實臣宗棠亦接據稟報飭將現存之勇丁唐聚
泰等九人咨送回營先後咨會到臣鴻章臣等查白齊文
黨助粵西髮賊謀害中國按律久應誅殛此次仍敢潛入
漳州內地投逆被獲本應立正典刑卽美國公使衛廉古
亦有白齊文既經投賊已失體面美國不應庇護之誦特
以監禁聽候嚴辦經臣宗棠等委解蘇省收審實因閩中
賊匪未平又距海口甚近設有疏虞關係非淺不料行至

中途翻船溺斃。雖中國未中治罪之權。而該犯窮兇極惡。致伏冥誅。足見天道之不爽。克令細仔二犯。前經聞省審訊。投賊是實。亦有應死之罪。既均淹斃。應毋庸議。其英人克令一名。前據英領事已復禮申陳。請照約交該領事懲辦。臣鴻章本擬俟該犯解到。按約轉交。今既與白齊文同舟覆溺。事出意外。止有付之命數。設該領事等聞信之後。無理糾纏。臣等必當據理駁辯。相機妥辦。隨時咨商總理衙門完案。

御批該衙門知道

癸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等查比利時國久與

英法各國同在五口通商。前於道光咸豐年間。屢經陳請立約。迨同治二年。使臣包禮士前赴上海。復請商定條約。其時臣薛煥在上海通商大臣任內。當奉

諭旨派辦。即經按照各國條約。刪繁就簡。定為四款。奏明與該使臣畫押蓋印在案。約內言明。次年互換。屆期並未前來。本年正月間。英國使臣威妥瑪。遣臣等照會一件。內稱。比利時國現派使臣來華。與中國定約等語。當經臣等覆以該國條約早定。止候互換等因。去後。旋於六月間。據威妥瑪面稱。該國因前使臣辦理不善。貽笑各國。是以另派使臣。請領英人執照來京。現住伊館。並求臣衙門給與照會。准

朱另議。臣等再三辯駁，堅不允和。並責以應向三口通商大臣呈遞照會。臨候叢紳不應冒昧來京。復據成使送到比國使臣金德遜三口通商大臣照會一件，屬為轉寄。臣等查其照會內稱奉派來華，將通商章程照各國已定條約再行酌定。請為轉奏等語。臣等查前次臣薛煥與包禮士所定四款，雖屬簡少，而各國條約內所有之意業已全括其中。當時既係與該使臣彼此商定，初無勉強。何以該國又派使臣前來商改，復與庫安瑪當面駁詰。據稱前使臣所定條約僅止四款，實屬太簡，不獨該國商人不能明悉，並且貽笑鄰邦。現在已將前使臣懲處，是以鄭重其事。

另派使臣前來並再三代為懇請聲稱將來另議條約斷
不出各國所定之外等語臣等查現辦洋務先在折服其
氣然後來提即轉庶不至遇事要求亦不至採之太急此
事該國既以不照各國為駁復行派使前來又有威妥瑪
殷殷懇請已執志在必行之勢無若遽允所求又恐視之
太易過肆要求因於將該使照會寄津時公致崇厚一函
屬其覆該使照會內須令自行認錯方可允為代表茲查
崇厚摺內所敘照覆情形卽係按照臣等函屬之意辦理
據稱該使臣照覆內備述前使臣包禮士誤辦業經該國
主將其撤退等因特為據情代奏請

旨前來。臣等查該使覆奏厚照會。既以已禮士為辦理錯誤。已自認該國主用人不當之咎。經此一番挫折。將來議約時。該使或不至任意狡執。求多於各國條約之外。此案既由威妥瑪代為說。查與從前丹國議約情形大略相同。應即仿照丹國成案辦理。無論金德在京與否。一切先與威妥瑪往來商議。不必遽令該使晤面。仍一面請

旨於臣等中特簡一員。作為全權大臣。會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商辦。以備將來仍令赴津畫押。臣等查照成案。謹將寶鑒等銜名開單呈

覽。奏候

簡派。至將來史議條款。自當力與辯論。不令出各國條約範圍。以杜要求而示限制。

諭內閣崇厚奏。比利時國遣使來津。懇立通商條約。請特派大員辦理等語。著派董恂崇厚作為全權大臣。便宜行事。辦理該國通商事務。

辛巳。伊犁將軍明燾奏。回匪近日連次圍困大城及綏定各城。幸官兵俱各用命。屢解城圍。奈軍餉分文不到。羅掘罄盡。不特不能照例支發鹽菜。即稍加貼補。亦無所出。困苦情狀。難以寓目。至俄兵數次往僱。竟無來信。關內之兵。又無出關消息。數年之餉。分毫未到。前指俱已縋陳。惟

有顧態

皇上天恩。俯念邊疆重地。億萬生靈。因饑危急。

諭令戶部先行籌撥現銀二三十萬兩。派員趕緊由北路解交科布多。借俄國邊卡道路。轉解伊犁。以救倒懸之急。並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行西悉畢爾衙門。催令俄兵迅速前來兼請

飭令帶兵大員。兼程馳赴伊犁。勦滅回匪。以靖邊氛而全大局。

壬午

諭軍機大臣等。明緒奏。回匪總張。伊犁被困甚急。無餉無糧。萬難支柱。一摺。前據廣鳳等奏。將所存伊犁餉銀五萬兩。交伊犁差

員三音布等領解於閏五月十六日自科起程由俄國臺站行
起計期應已解到但杯水車薪仍恐不濟於事諭令王榕吉將
本年應解京餉內劃撥銀十六萬兩著王榕吉迅速籌解不得
稍有遲誤並著德勒克多爾濟於此項餉銀到城時趕緊派員
轉解科布多卽由廣恩奎員察看情形或仍照前次運道由俄
國卡倫行起經過烏里雅蘇台地方卽著明誼等派委委員接
解轉運以利進行至借俄兵助勦一節量經諭令總理各國事
務衙門向該國住京公使妥商該公使意存推諉迄無成議仍
著明緒恪遵本月初四日寄諭就近與西志畢爾衙門通融商
辦至伊犁糧餉一時不能應手可先向俄國借貸濟急槍礮火

葉等件亦可向伊國購買銀兩或一時不敷亦可賒辦俟餉到歸還均經住京公使允諾明緒當遵照六月十四七月初四等日寄諭辦理

乙丑署廣東巡撫郭嵩焘奏臣於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接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專弁遞到恭用

御寶和國條約一本九月初六日由兵部火票遞到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七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著派郭嵩焘將上年與荷蘭國所立條約妥為互換等因欽此適接和蘭使臣魯大何文照會請訂互換日期而其齊到者係鈔錄副本當屬取回原本另行訂期辦理茲於同

治四年閏五月二十九日。接准和蘭使臣魯大何文照會。內開現接到在天津定立條約原本。並去歲鈔錄副本。均綴用和國君主國寶蠟餅。訂期襄對互換等因。到。當卽照會該使魯大何文。訂於同治四年六月初四日。將同治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在天津所立和約。於廣東省城西關華林寺公所互換。屆期該使魯大何文將和國君主綴用蠟餅和約原本副本共二件齎捧到。查驗無異。當將總理各國衙門遞到。

御寶和約原本。交該使臣接收。除將換來和約。委員齎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投收備案外。所有臣與和國使臣魯大何文

互換和約日期緣由謹附片具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庚寅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四年七月初六日
准軍機處鈔交署貴州巡撫張亮基奏摺一件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欽此臣衙門查此案劉鴻魁被黜致
此果否有縱練殺斃教民之事其教自何明武曹等與後
自馬忠究屬何人為誰主使並現在辦理勸撫事宜應候
諭旨飭辦臣等伏查外國傳教人所持諭單內載該教士赴內地
止以傳教勸善為務絲毫不得干預別項公私事件曾於
咸豐十一年通行各省在案上年四月間陝西傳教之高

臺來署面稱欲與該省回匪議撫引為己任。經臣等接諭單內不容干預別項等語。正言斥起。該主教無詞而去。至本年閏五月間。法國鑄譯官豐大善。遞來清單內稱貴州興義府匪首。求該省主教作保。俱願投降。主教當派教士會同回匪等議定投降。詎地方官派兵圍剿。取賊懷疑。不敢投降等情。當經臣等以中國軍務不容傳教人等稍有干預。面為駁詰。鑄譯自覺理屈。未敢吶請。旋即由臣衙門據情函致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令其就近密致雲貴總督勞崇光。著貴州巡撫張亮基。慎重防緝。萬勿為所搖惑。致墮術中。茲據張亮基奏稱。法國教士胡緯理。

派任國柱往新城議撫。甫及撤練。該匪等仍肆滋擾。乃胡
縛理因有任國柱先入之言。堅謂撫局可成。不思變計。臣
等因事關教士干預軍務。當即會晤法國使臣伯洛內。並
將張亮基原奏稍加刪改。繕成節略。與該使臣閱看。責該
主教不應干預勦撫事宜。該使臣無可狡執。亦以為非該
主教分所應為。而允函致胡縛理。不得干預貴州公事。嗣
據伯洛內遞臣衙門信。並摘鈔胡縛理原信送歸內。稱
已致信胡縛理。切屬其教外之事。一毫莫管。並云若令偏
想者搆之。其必上者暗中投意於下。有激事端之懼。本署
大臣殊不慮此。縱有此變。亦惟奏事者先識其由等語。臣

等察其信中用意。雖屬隱約。然飭令胡縛理不得干預該省軍務。似尚可信。臣等當卽覆該使臣一函。敘明黔中勤撫之難。曉以利害。仍將地方大吏所以保護教士之意。顯為指此。該使臣接信。當不至再有異詞。至臣等前致成都將軍崇實等密函。茲於本月初九日。接據崇實略東章覆稱貴州一事。毫無所聞。僅此間致信途中。稍為洩露。轉致大有關係。仍應由總理衙門密致為妥。是日衙門前次函屬崇實等密致勞崇光等。慎重防維一節。崇實等恐有窒礙。並未密函告知。應請

飭下督臣勞崇光。撫臣張亮基。於奉到

諭旨後立即傳知胡縛理將法國諭單聲明開導所有地方公私事件現在勦撫事宜毋任從中撻地致多棘手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張亮基奏法國主教胡縛理辦理興義回匪撫局執迷不悟等情當將原摺批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茲據奏稱本年閏五月間曾經法國繕譯官堂大書以貴州興義府匪首未該省主教作保俱願投降等詞向該衙門呈遞當經駁斥並函致崇實略乘意令其密致勞崇光等慎重防維毋為所惑嗣據崇實等覆稱因恐中途洩露未經函知現經該衙門將張亮基所奏各情與法國使臣伯洛內閱看已商允該使臣函致胡縛理不得干預該省軍務是該公使亦以胡縛理辦

理招撫之事為非。並無異說。若勞崇光、張亮基、裕麟傳知胡綽理將法國傳教人向來所持諭單聲明開導。遇有地方公私事件。及現在勦撫事宜。毋令從中干涉。致多棘手。至劉鴻魁集團勦賊。何以旋被殺害。究係殺自何人。有無主使。並該員是否實有縱練殺斃教民之事。仍著勞崇光、張亮基、裕麟查明據實具奏。不准稍有隱飾。總理衙門摺一件。單四件。均著鈔給閱看。

給伯洛內閣看張亮基原奏節略

貴州興義府屬回匪作亂已久。臣到任不過兩年。即將興義府、普安廳、善安、安南、興義等縣先後克復。其未曾克復之貞豐州、新城、赫兩處。回匪業已害怕。去年十一、十二兩

卽興義府知府孫清彥安義鎮左營遊擊劉鴻魁等正想
聚集團練四路攻勦不難指日殺盡適有主教胡縛理屢
向督臣與臣再四商請願招撫新城貞豐回匪十二月間
派司鐸任國柱先到新城說合該回匪頭目金萬照等卽
將任國柱扣留不施勒令寫信與孫清彥等令其撤回各
路兵勇迨兵勇甫撤該回匪等遂約齊大股苗匪分投興
義縣屬焚燒搶奪又將孫清彥派往新城與任國柱送信
之圍首王永安殺死本年正月間督臣又商派因公來費
州之回官合國安知縣袁濟紳士易廷高等往與任國柱
會商辦理不料袁濟易廷高行至中途竟為新城回匪所

阻不得進城。遂在韓城八十里之必克營紮駐。又上年投降歸正之回目馬忠。現署安義鎮中營遊擊。於本年正月二十六日。接到回匪頭目金萬照等密信。勸其造反抗官。伊等情願奉為五屬總元帥。馬忠尚知忠義。不肯造反。遂將此信告知孫清彥。刻即會同圍練兵勇。要大興問罪之師。該回匪聞風害怕。始將袁濬易廷嵩接入城內。又將任國柱送至興義府。延至三月初七十二等日。先後據袁濬稟稱。金萬照未與漢氏定投降章程。其同夥造反之苗匪紳匪亦俱不願意投降。至五月二十一日。又據孫清彥稟稱。該回匪等至今尚未獲卻頭髮。合圍安先往開導。該回

匪亦未應承投降之事。合國安自新城起身回雲南去。現在任國柱既來興義府。其勢亦不能再往。伏思該回匪等於兵勇剛逃。即在興義縣屬大肆焚搶。又殺死孫清彥。差往送信之王永安。沿路攔阻袁濟。易廷高。不准進城。甚至遣人送信與已經歸正之馬忠。勸其造反抗官。延至今年五月。並不葺頭。並不與漢民議受撫章程。種種反畔情節。皆在胡縛理去年十二月勸降以後。現在興義府屬漢民與貞豐新城回民。勢不兩立。今因胡縛理勸其投降。令漢官息兵罷戰。漢官漢民俱已照辦。而回匪等反覆無常。時而假降。時而背畔。該漢民等受其欺誑。遭其殘害。那時興

義五州警普安一廳之百姓。人人懷恨在心。以為苟非胡
縛理勸降。我們何至撤兵。尚可與該匪抗拒。今因胡縛理
之勸降。兵勇已撤。該回匪降而又反。百姓受伊殘虐。定然
怪胡縛理等議撫之不是。勢必至於刀刃相加。該百姓等
又復聚團招兵。勦滅回民。該回民到窮蹙無歸之時。亦必
抱怨胡縛理等當日撫議未妥。致令又受漢官之攻讟。亦
必與胡縛理等吵鬧尋釁不止。回漢兩民俱不輸服。從中
說合之人。該主教必定受其殘害。此係該主教不遵諭單
好為干預。將來卽有不測。無論為回民為漢民所殺。均與
中國地方官無涉。應請

諭旨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婉商法國。任京公使。令趕緊函致胡
縛理。傳教而外。毋得干預。黔省。勦撫事宜。及一切地方公
事。於回民漢民之事。兩不管照。卽與回民漢民共處。永遠
相安。乃是保全遠人之道等語。

法國公使伯洛內信

啟者。日前恆大人躬親到署。留貴州節略一併。諸已閱悉。
本年四月間。接到貴州胡主教來函。所言與此頗合。是以
繕寫送閱。並於今晨發信到胡主教處。切屬其教外之事。
一毫莫管。至奏本內云。回漢兩民。俱不輸服。該主教定必
受其殘害。係屬自取。後來無論為回民為漢民所殺。均與

中國地方官無涉等語。為此言者之設心。若令偏想者揣之。其必上者暗中投意於下。有激成事端之情。本署大臣殊不慮此。縱有此變。亦惟奏事者先識其由。

胡縛理致法國公使信

現在貴州地勢最苦。一為回匪擾亂已久。二為官情希圖漁利。既無勦辦之善。更無致治之能。不職之員。如撫臣張爾。首趙國霖。及樊希棊。林之清。等若早為黜退。地方可立就肅清。去歲秋初。匪目送函前來。求於勞督臣妥議章程。以便定日投順。並求免後來官弁殘害。竊思此舉雖於吾不相干涉。然實於地方有益。故詳知督憲參酌。如有相委。

之處亦斷不推脫。惟請准允二件。一則要寬其已往罪頭。目亦不要加害。二則其應納錢糧。豁免一年。督臣當卽允。許。隨有鎮甯州屬中甲子地方回匪。均按章程投降。後又有興義府屬新城縣大匪。亦請投降。先請教士到新城商酌。當派任司鐸入城會議。眾劣員竊議。以為若盡由主教說勸投降。吾等既難分功。更難漁利。透信撫臣。乘其入城會議之日。發兵攻城。有意欲害教士。更塞後來投降之門。雖然如此。而回眾仍降。乃彼惡劣。於已降之中甲子地方十處村落。又復焚搶殺害。已降之眾。勢欲報復再亂。幸傳教士勸其善忍。必代為請督臣調停。伊等遵依。迨後雖

經督臣撫恤。究竟被殺之人。不能復生。已焚之屋。不能再有。現在自逞之官。心志已遂。而欲降之罪。又復懷疑。一時殊難措手。止可推卸。不管。目今已置身事外矣。

給法國公使信

接到來函內稱。發信到胡主教處。切屬教外之事。一毫莫管。又云。若令偏想者。揣之。其必上者。投意於下。有漢成事端之情。等語。本大臣等。查貴州回匪之亂。其始漢回互相構釁。遂至固結不解。

大皇帝念漢回均係中國赤子。但分良莠。不分漢回。是以疊降諭旨。飭令該省大吏。妥為辦理。數載以來。各大吏仰體

朝廷勸懲之意。但有良莠之分。並無漢回之別。以期彼此釋
怨。永遠相安。無如漢回人等。各存成見。難以驟化。該地方
官設法調處。往往稍有纖毫未能慮及。或因一人一事。遽
爾決裂。迨至釁隙既生。無論漢回誰勝誰負。無不抱怨於
出頭辦事之人。遂使一片好心。無從表白。在官吏費盡心
加尚難使漢回盡皆悅服。况胡主教以外國人客居該省。
雖欲勸人向善。恐該漢回等與該主教議撫等事。未必皆
真心聽從。即使目前聽從。日後或因他事橫生枝節。該主
教亦必為眾怨所歸。悔之何及。地方大吏有見於此。是以
先行言明。免致有意外之事。正是保護遠人之美意。今資

大臣已玉屬胡主教莫管外事。該主教信中也。亦有目今已置身事外之語。適與本大臣等用心符合。且貴大臣議見公明。洞察此事。並非上者授意於下。尤見貴大臣毫無偏袒。現已由本衙門行文貴州查照遵辦。惟望胡主教及早抽身。專心傳教。該省諸事。不必過問。免卻多少牽涉。貴為妥善。

壬辰。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前准英法二國定期。月內交還破臺。於本月十九日。自津郡先期前赴大沽查勘籌辦。天津道李同文。天津府恩福。隨同前往。於抵海口後。英法二國帶兵營總等均來接見。據稱該

弁兵等行李軍火均已收拾停妥。礮臺交還後，卽登舟回南。茲於七月二十七日，才帶同署天津鎮春霖、天津道李同文、署大沽協張秉鐸等，整齊隊伍，前赴礮臺。卽據英國營總期默得、領事官孟甘、法國營總德爾位、領事官葛士德等，列隊相迎。將南北兩岸礮臺撤去，該國旗幟同時交還。才卽飭春霖、張秉鐸帶兵接守。一面率同李同文等，於海口該兩國兵船答拜。該水師官伯爾士思等官，放礮出迎，禮節誠敬。並據英國領事孟甘，出具交還礮臺公文。法國領事葛士德，寫立交還礮臺會單存案。才於接收後，當卽周歷兩岸，詳細察看。南岸礮臺三座，規模尚存，其礮棚

拆毀周圍濠牆大半淤塞坍塌湖壩皆衝失潮水直刷
臺根連房兵棚多有倒塌拆損不全以上各工均須修葺
囊計頗為繁鉅北岸礮臺二座除礮棚全行拆毀濠牆淤
塌外其餘兵房礮洞尚存多半較之南岸工程簡少再有
北塘海口舊設礮臺三座節據該營遊擊王清春稟稱自
同治元年春間修補已逾三年之久海潮盛漲衝刷坍塌
亦須一律修補現由才飭派春霖張秉鐸候補副將文瑞
擇要分別興修補葺所用銀兩即於前次奏准項下由李
同文稟費支給工歸實用才仍隨時赴沽督飭趕辦總期
帑不虛糜以副我

皇上慎重海疆之至意其應行派兵駐守事宜亦經飭調洋槍礮隊官兵一千名駐紮大沽並分駐兩岸礮臺一俟工竣再行添撥兵丁以資防守

御批該衙門知道

崇厚又奏再奉天牛莊海口自同治元年開埠通商以來歷任山海關監督駐紮營口次第辦理漸有規模惟子口半稅屢擬開辦迄未定議上年該關監督成林到任接辦後事事整頓日見起色不特洋稅較前倍形暢旺並於彈壓地方辦理交涉事件亦均合宜現經總稅務司赫德到京稟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飭調牛莊稅務司馬福臣赴

京議解子口半稅。並懇該監督成林悉心襄議。分別開辦。查該關監督向例一年期滿。奏請更換。本任情形甫悉。遽易生手。一切未能周知。辦理即難以盡善。並查牛莊地方五方雜處。民情強悍。土棍滋擾。命盜案件層見疊出。往往交涉中外事件。諸多掣肘。皆由監督無地方之責。值班尉縣分期輪替。事無專責。且

盛京將軍奉天府尹。遠在省城。文報往返需時。監督呼應不靈。數年以來。該口交涉事件。不無遲滯。各國領事官有所藉口。於換取商民。殊非所宜。才愚見。遇有該口中外交涉案件。責成該監督。率牛海蓋等處尉縣。就近認真襄辦。

其該處值班之尉。請准該監督節制。以一事權而重責守。所辦事件。仍呈報總理衙門。並將軍府尹及守衙門如該尉。辦理未能合宜。或有玩泄曠誤者。准該監督咨商將軍府尹分別撤參。庶於彈壓地方及交涉事件。不至廢弛。應如何明定章程。俾該關監督得以認真辦理之處。應請旨飭下總理衙門妥為覈議。

御批該衙門妥議具奏。

籌辨夷指始末卷之三十四